

新农人张飞：

一念三千 云端忘忧



■记者 美国春 赵明月 哈尔甲 朱旭富

在四姑娘山,有一种人生被称为“新农人”——将烟火藏于云端山野,把山间风物的清甜送到山外。

前往民宿主人张飞家的最后6.7公里,尽是蜿蜒的盘山路。车停在山腰的平台上,眼前豁然开朗——对面是连绵的群山,脚下是翻滚的云海,空气里弥漫着清冽的泥土香。一栋民居静静立在那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四个字:“忘忧云庭”。

张飞迎了出来,晒得黝黑的脸上堆满笑意。8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8年后的今天,他已坐在海拔3200米的云端,经营着一家网红民宿。“你们开了多久?路不好走吧?”他一边递过来两杯热茶,一边在院子里坐下。身后,是翻涌的云海;云海之上,是连绵的群山。

张飞是安徽人。2003年,他参军入伍,退伍后考入警校,随后被分配到小金县旅游局工作。2016年,他主动申请到甘家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那段经历让他彻底融入了这片土地。“我喜欢这个地方,山好水好,就是太偏了,”他说,“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美,该多好。”

2018年底,他随手拍了一段一家人以云海为背景坐在院子里吃饭的视频,发布后播放量瞬间突破百万。对于视频的爆火,张飞坦言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视频能火,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坚持拍了两年短视频。只是我没想到,一家人吃饭的场景竟然有那么多人关注。”一个普通家庭的温暖日常,在网络上激起如此大的回响,不仅源于那升腾的烟火气,更因为这片天然美景,吸引着每一个想要逃离城市喧嚣的人。

随着关注张飞的人越来越多,留言中纷纷询问:“这是哪里?好想去住上一两天。”2019年春节,张飞家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一对来自内蒙古的新婚夫妇。他们正在度蜜月,刷到张飞的视频后,驱车千里来到小金县。正是这第一拨客人的到访,让张飞夫妇萌生了开办民宿的想法。有一天,张飞泡了一杯茶,望着远山的云卷云舒,耳机里正播放着《忘忧草》,“忘忧云庭”四个字便在他脑海中生了根。2019年5月,“忘忧云庭”民宿正式开门营业。

理想虽美好,现实却颇为残酷。忘忧云庭地处高半山,



张飞夫妇在“忘忧云庭”院落用餐 受访者供图

蜿蜒的盘山路让许多客人望而却步。“一个月就那么几间房,有时候连续好几天都没人住。”为了打破僵局,张飞夫妇决定把内容做到极致,让客人觉得“值得来”。他们将短视频账号打造为民宿的垂直类营销平台,每天拍摄一段风景,记录云海日出的瞬间,分享客人用餐时的温馨时刻。粉丝数量一点点增长,从几万到几十万,再到全网近500万。

“我们没有花钱投流量,就是踏踏实实做内容,”张飞说,“很多人刷到我们的视频,被风景吸引也被我们的生活态度打动,就想来体验。”如今,每年通过线上渠道来的客人占七成。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新加坡、法国等地的外国客人。许多人在游玩四姑娘山、“理小路”后,特意绕道来此住上一晚。

4月27日,四姑娘山正式跻身全球世界地质公园行列。在张飞看来,这又是一次机遇。“有了这张名片,四姑娘山的国际影响力会提升一大截,”他说,“我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能来这里入住。”

张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卷’价格,只‘卷’质量。”何为“卷质量”?即对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改造。每间客房的落地窗都正对群山,躺在床上就能望见日照金山。星空房的屋顶是推拉式玻璃,晚上轻轻一按,头顶便是一片繁星。有一位成都客人,一年来4次:“春天看花,夏天避暑,秋天赏彩林,冬天观雪,他每个季节都来。这样的老客人还不少。”张飞笑着说。

正说着,一群来自绵阳的游客从车上走了下来。看见张飞,领头的老人唐志国便激动地向同伴介绍起来。这已是老

人第二次到访。“我前年来过一次,一直忘不了这里的美景,今年又叫上朋友一起来体验,”他说,“等到秋天和冬天我还会再来,好好看看这里的彩林与雪景。”说话间,老人还不忘提醒张飞,他们预订了午餐。

厨房里,女主人李其萍和员工们一早准备好了中午所需的食材。在忘忧云庭,饭菜可口已是所有客人的共识——牦牛肉、松茸炖鸡、酸菜面块……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藏家风味。

忘忧云庭的员工大多来自本村。由于尚未进入旺季,这几日只有刚从成都回村的任术茂和她的母亲在上班。“在这里工作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很方便。”任术茂笑着说。更让她有盼头的是,跟着张飞夫妇学习民宿运营管理、积累经验之后,她也想把自家房子打造成民宿。

“我一个人富了不算什么,大家都富起来才是真的好。”张飞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机会,还帮助农户销售松茸、腊肉、樱桃、苹果等农特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的带动下,每年助销农特产品的金额超过百万元。

采访快结束时,张飞站在院子边上,望着远处的群山。记者问他:“你觉得这座山、互联网和你自己,是什么关系?”他想了很久说:“是这座山和互联网成就了我。互联网给大山里的人开了一扇窗,我们得敞开门,拥抱它,欢迎八方客。”

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的日子却已变了模样。阳光正好,远处的群山依旧沉默。张飞装好农特产品,发动车子,沿着那条6.7公里的盘山路缓缓下山。这些高原的物产,正带着山里的味道,去往山外的城市。

美丽中国行 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白河“猴王”巡山记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守帅 李菲菲

他叫唐玉林,个头不高,身手矫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58岁了,依旧炯炯有神,透着山猴般的敏锐。他被当地群众称作“猴王”,是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称白河保护区)1700多只野生川金丝猴的“大管家”。

6月5日一大早,“美丽中国行”集中采访活动来到白河保护区,大家很快就被唐玉林“圈粉”,在他带领下,走进了当地完整的“猴子王国”。

36年巡护练就“火眼金睛”

唐玉林今天巡护的王家山,生活着168只野生川金丝猴,分为7大家族,唐玉林对它们如数家珍:“有只猴子体型不大、打架实力惊人,绰号‘光头强’;有只猴子嘴巴下方凹陷破了相,反倒有个喜庆名字‘招财’……”甚至哪只小猴几月份出生,他都了如指掌。

这“火眼金睛”是怎么练就的?答案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唐玉林在白河保护区已经做了36年巡护员,每年深入大山200天以上。

舅舅唐国顺是巡护员、父亲唐代贵是巡护员,唐玉林成为家里第三位巡护员,还真跟川金丝猴有关。

“小时候跟父亲巡护到猴坡,都是远远看到猴子在树上‘飞来飞去’。当时很少有人能近距离接触它们,所以但凡进山找牛、采药碰到了,都值得回家炫耀一番。”来自童年的好奇,让22岁的唐玉林接过了巡护员的接力棒。

巡护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跟着唐玉林从山脚的菜麻地出发,沿着山间野径体验。

做记录是巡护的基本功。一路上,唐玉林四处观望,眼珠转个不停。

按照过去的流程,他需要在笔记本上逐条记录:海拔1850米处,坡向西南,一棵阔叶树上蹲守着一只公猴,旁边有母猴抱着今年出生的小猴玩耍;向右5米,去年出生的小猴正在觅食……如今,巡护队用上了“智慧自然巡护”系统,唐玉林打开手机,就能便捷地录入文字和图片信息。

尽管如此,唐玉林丝毫不觉得过去做笔录是件烦心事——他对川金丝猴的了解,正是一笔一笔记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翔实的记录,才能敏锐发现猴群的诸多变化。

除了观察猴群,本次巡山唐玉林还要负责安装红外相机。相机一般布设在野生动物的必经通道上,记者看到,他娴熟地把红外相机绑到一棵大树上,又拣了些新鲜苔藓覆盖在相机表面做好伪装。

“10年前,很少能到山脚的菜麻地遇到猴子,那时候至少要到海拔1900米以上区域才有发现。”唐玉林介绍,现在川金丝猴的活动范围海拔下降了100米,随着活动面积扩大,食谱也比过去增加了几十种。“‘猴子下山’是人猴关系日益融洽的重要标志,这一趋势为保护区制定新的保护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



川金丝猴聚集林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宇摄

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

白河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约9722公顷。寒来暑往,唐玉林和同事们在连绵大山中追寻川金丝猴的足迹,辛苦自不必说,还时常面临危险。

有一次,唐玉林和两名同事追寻猴群到青岩沟。山高坡陡,为了节省体力,三人各认领一个山头观察。唐玉林沿着一块近乎垂直的岩壁攀爬,距离登顶还有2米时,才发现岩壁异常光滑,根本无处借力。他手里没有绳索,上去也不下来,进退两难。“心里慌得厉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只能强迫自己不停吃东西喝水。”唐玉林回忆,山里没信号等不了救援,他最终把背包和鞋子都扔在山顶减轻负重,拽着两根并不粗壮的树藤奋力攀登,才得以脱身。

做这份工作值得吗?“当然值得!这些年,我不仅混成了‘猴王’,还见过大熊猫、绿尾虹雉、林麝、斑羚、金雕、黄喉貂……全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唐玉林的回答掷地有声。

唐玉林提及动植物时,用的全是学名。“这还不是因为闹过笑话!”唐玉林回忆,有一年,他向前来调研的专家反映保护区发现了岩羊,专家从海拔高度判断他认错了,实地一看果然不是岩羊而是斑羚。这次之后,为了避免误判,唐玉林主动开始“啃”动植物图鉴,从此再也不会把绿尾虹雉称作“贝母鸡”,把青桦槭称作“青蛇木”。现在保护区内100多种鸟类,他能一眼认出并叫出学名的就有七八十种。

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下,白河保护区的川金丝猴种群数量较上世纪60年代翻了3倍,成为全国密度最大的川金丝猴栖息地,并且连续60多年未发生森林火灾。唐玉林也成了保护区公认的“土专家”和“活地图”。

谈到这些用汗水换来的成就,唐玉林忍不住模仿起川金丝猴的动作和表情,眉眼间满是喜悦。他守护着国宝,自己也活成了大山里的“活宝”。

(原载2026年6月6日《四川日报》)

震碎的“火花”,如何重新点燃?
九寨沟用最小干预绘就最大美丽

■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攀

“如今的九寨沟,更加美丽。”6月5日,九寨沟诺日朗瀑布边,面对“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的记者,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站高级工程师雷开明声音洪亮。

近年来,震后的九寨沟积极作为,在修复与保护间,贡献了世界遗产保护、生态系统恢复的“中国方案”。全力守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努力争创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融合典范。这句话,在今天的九寨沟正被具象化。

用最小的人工干预实现最大的恢复如初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九寨沟火花海作为世界遗产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成功案例,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与支持。

火花海是九寨沟重要景点之一,这里水体通透度极高,因阳光斜射湖面时波光闪烁如“火花”跃动而得名。但在2017年8月遭遇地震后,火花海一度堤坝溃决、湖泊几近干涸,不仅美景消失,更因为水位调节能力减弱,危及下游安全。

“我们要用最小的人工干预,实现最大的恢复如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科研处

高级工程师肖维阳介绍,科研团队借鉴古代修长城的智慧,创制了“振冲碎石固基、糯米灰浆筑坝、竹锚加筋护坡、生态材料堵缝、分形景观设计、本土植物绿化”的绿色技术体系。“修复是必然,但环境友好、影响最小的原则成为每个人共同的坚守。”

据了解,整个修复工作不但需要还原火花海溃坝前地下水渗流、地表水溢流、生态水供给、大气降水调控,还要维持钙华沉积平衡,直至恢复震前生态系统。最终,在自然修复与人工干预之间,火花海得以“新生”。

乡土苔藓助力破解生态修复世界级难题

“看那里,是不是有一道凸出来的痕迹,这也是我们正在修复的地方。”在九寨沟另一处重要景点五花海,肖维阳指着远处山上显眼的白色裸露山体,语气不轻松——当年的地震,导致九寨沟景区内大面积高陡裸岩边坡、山体破损坍塌。快速实现裸露山体生态覆绿,成为灾后重建最紧迫的生态任务。

考虑到传统乔灌草修复方式难以成活,专家团队便想到了苔藓。2019年,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牵头启动裸岩边坡苔藓人工覆绿试验研究与示范项目。

“我们要找到最合适的苔藓品种,人工栽培后移植在这些裸岩的地方,去修复这些地方。”肖维阳回忆,团队从227种苔藓中,先选

出适合在裸岩上生长的30个藓种,再综合生存适应能力,最终筛选出东亚砂藓等5种适宜九寨沟的乡土苔藓。

找准藓种只是开始,此后,攻克规模化繁育、固着定植等关键技术,研发专用固着基质材料,构建适配裸岩峭壁、高陡砾石、碎石堆积等多类型极端生境的一体化技术体系,等等,一关一关下来,最终彻底解决高陡裸露山体快速覆绿难题。

随着技术成果在九寨沟全域落地应用,震后破碎山体开始重披绿装。采用苔藓覆绿,还大幅降低道路边坡修复成本。这项技术,如今还被应用在西南山地工程创面、废弃矿区、铁路建设等生态修复中。

(原载2026年6月6日《四川日报》)